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鲁滨孙漂流记

科学的理论依据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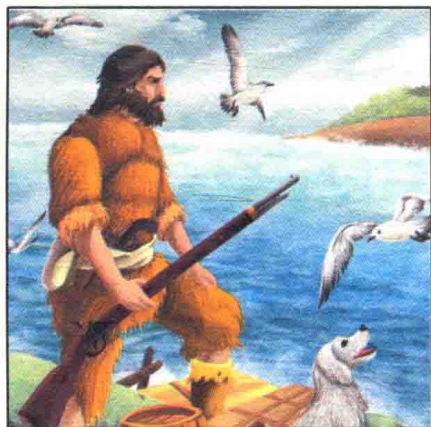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T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经典收藏】.....



【英】笛福 著
刘超 译

LUBINSUN | 鲁滨孙 PIAOLIUJI | 漂流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孙漂流记 / (英) 笛福著; 刘超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2 (2015.1 重印)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4815-9

I. ①鲁… II. ①笛…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4257 号

鲁滨孙漂流记

LUBINSUN
PIAOLIUJI



作 者 [英] 笛福
译 者 刘 超
策 划 钟 雷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王江梅 吕延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毛江良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青岛嘉宝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 2015 年 6 月第 7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815-9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从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到大师辈出、人文昌盛的文艺复兴;从闪耀着智性之光的启蒙书籍,到弥漫着天真之趣的童话寓言。几千年来,中外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佳作更是斗量车载,形形色色。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品读到纯正的文化典籍,畅游于古今之间,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经典名著丛书。

本套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撷取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涉及中外名家经典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作品,让您充分领略大师的文学风采;甄选中国古代经典国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让您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品鉴中外经典童话寓言,让您插上想象和幽默的翅膀,遨游于童话的王国;阅读《中华上下五千年》、《成语故事》等,让你窥见历史的缩影、沐浴睿智的人文光芒……

本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体裁为纲,选取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经典名著,更有大量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的精美绘图,达成文本阅读与艺术欣赏的相互促进,从而使青少年能够保持一种活泼的读书状态,让他们真正能够走进文学殿堂,获得文学的滋养,领略文学之美。如果这一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精神盛宴能够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希冀。



LUBINSUN
PIAOLIJI

鲁滨孙
漂流记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2

第四章 52

第五章 72

第六章 88

第七章 104

第八章 127

第九章 154

第十章 179





第一章



我于 1632 年出生在约克市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父亲原籍德国，后移居英国的赫尔市，经商发家后就不再做生意了，他搬到约克市定居，并在那儿娶了我的母亲。母亲家姓鲁滨孙，所以给我取名叫鲁滨孙·克罗伊茨内。因为英国人一读“克罗伊茨内”这个德国姓，总要改变读音，他们便把我叫成了“克罗索”，我也只好这么叫、这么写了。因而，朋友们也都叫我克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的一名中校，但他在敦刻尔克附近阵亡了，那是一场与西班牙人的战争。对二哥的情况我知之甚少，正像父母对我后来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样。

在家里我排行最小，我从小爱幻想，梦想着遨游四海。父亲给了我受教育的机会，他一心一意地让我学法律，可我对法律不感兴趣，一心只想到海外去。

父亲曾多次开导我，给我一些有益的忠告。那天，他痛风病发作了，把我叫进他的卧室，问我为什么想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并分析说，我所处的社会地位是最幸福的，既不像上层人物那样骄奢，也不像下层人物那样劳苦；自己又不是身无分文，也不想暴富。有理智的人也一再证明，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中的智者也曾祈祷：“希望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父亲提醒我用心观察，灾难多发生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身上，只



有中间阶层的人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人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生活那样兴衰荣辱转瞬即变；而且中间阶层的人既不会像阔佬那样成天花天酒地弄得疾病缠身，也不会像穷人那样为吃穿终日操劳而精疲力竭。只有处在中间阶层的人才有可能过着安逸、幸福的生活，因而他们才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深刻地感受人生的甜美，没有任何艰难困苦。父亲感到很幸福，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父亲劝我别耍小孩子脾气，别自讨苦吃，他会安排好我的生活，让我安心留在家里，不要去远游。

我终于被父亲所感动，我并不是没有感情，我决定放弃航海，安心在家。可是几天后，我竟然忘记了曾下定的决心。我躲着父亲，去找母亲，让她劝父亲允许我远航一次，假如事后我再也不喜欢航海了，我会加倍弥补我浪费的时间。

母亲生气了，她知道父亲是不会允许我去的，父亲的忠告没起作用，母亲为此十分担心。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而我认为我如果遭遇不幸，与他们无关，更不会与他们纠缠不清。

虽然母亲当面答应我不向父亲提及此事，但最后还是将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很伤心，因为在他看来，我会把自己从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成最不幸的人。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同意我去航海。

时隔一年，我终于离家出走了。在这一年里，家里人曾多次劝我，但我就是顽固不化，他们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反而总是与父母纠缠，求他们不要阻挠我的心愿。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那时我并没想出走。我遇到一个旧友，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劝我与他一起去，并且我不必付船费。这样，我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这是1651年9月1日，我不知道这一天是否是良辰吉日，但我坚信，没有谁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我们的船刚驶出亨伯河就刮起了大风，场面惊心动魄。我因为第一次出海，晕船反应很厉害，心里又害怕。我开始后悔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背弃父母，不尽天职，我应该受到如此惩罚。

我想起了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我突然间良心发现，开



始谴责起自己来：我应该听别人的忠告，坚守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

我从未见过海上风暴，虽然比起我以后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即使是与我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提并论。可那时，对于我这个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来说，也够胆战心惊了。

每当我们的船跌入旋涡时，我就想我们一定会葬身海底。我惊恐至极，并发誓，只要上帝留我一命，我一定立刻回到父亲身边，放弃航海，我一定听父亲的话，再也不自找麻烦。那时，我翻然悔悟，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观点，句句是真理。我觉得他一生实在是平安舒适，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有遭遇过陆上的艰难困苦。我决心回到家里，回到我父亲的身边。

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暴风雨过后，海面平静了。我开始对海上生活慢慢地习惯起来，但我仍是愁眉苦脸，再加上晕船，更是无精打采。傍晚，天晴了，风也停了，黄昏景色美极了，那晚到第二天一直是风和日丽。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那样的美景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第二天也没再晕船，因此精神也为之一振。望着前一天还肆虐咆哮的大海，现在竟变得如此温柔，真是不可思议。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伙计，”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那天晚上吹起一阵微风，把你吓坏了吧？”“你竟然说那是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那算什么风暴！只要船坚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风根本不算什么。当然，你第一次出海，难怪你害怕。来吧，我们喝点儿酒，忘掉那场风暴。你看，天气多好啊！”而我也不想再提及那段恐怖的回忆。

我们调制了甜酒，尽情地喝酒胡闹，竟忘记了恐慌时的忏悔、反省和决心。总之，风暴一过，大海又静如止水，我的胡思乱想也随之一扫而光，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又开始热衷航海，把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抛至脑后。

我发现，虽然有时我也会想起那些忏悔与反省，但我却总是竭力想摆脱它们，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因此，我经常和水手们一起喝酒胡闹。就这样，



我很快就控制了自己的懦弱，并将它强压下去。几天之后，我便战胜了自己，不再受良心的谴责。但正因为如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决定严厉地惩罚我——我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难关看做是上帝对我的警告，下一次一定会大祸临头。那时，恐怕连船上那些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要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船行驶到大雅茅斯海口。因为逆风行驶，船没走多远，我们不得不在海中停泊处抛锚。从西南刮来的风吹了七八天，其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海口停泊，因为这里是海上来往的必经之路，船只都在这儿停泊，等候风向转变，一旦转为顺风，船只则乘风驶入泰晤士河。

我们本不该在此停泊太久，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但风太大了，停泊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了。这地方是公认的良港，我们的锚又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缆篷等设备也都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根本不把大风放在眼里，生活照旧。不料，第八天早晨。风势猛然增强，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大家落下了中帆，安置好船上的所有东西，使船能抵御狂风，安然停泊。中午时分，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多次钻入水中，水灌进了船舱。有几次，我们以为船脱了锚，于是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就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和全部锚索。

随后的风暴来势更加凶猛，我发现水手们也开始惊恐起来。船长小心谨慎，力图保护自己的船，但我却听见他一直在低声祈祷：“上帝啊，保佑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

在最初的一阵纷乱中，我不知该怎么办，但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冷静地面对着这一切。我走出舱房向外一看，眼前是我从未见过的凄惨景象：海面波涛汹涌，巨浪不时地向我们扑来。周围的境况更是悲惨，停泊在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过重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附近有一艘船沉没了。又有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驶向大海，但船上已经没有一根桅杆了。

傍晚，大副和水手在征得船长同意后把前桅和主桅都砍掉了，船上只剩



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显然这是船长极不情愿的。

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面对小风浪都感到害怕,何况遇到这样的大风暴呢!

风暴越刮越猛,水手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生平遇到过的最可怕的风暴。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因载货太重,吃水太深,一直在水中剧烈地摇摆颠簸,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founder”(沉没)了。当时我不知道“founder”是什么意思,这对于我倒也是件好事,后来别人才告诉我“founder”究竟是什么意思。

风浪更加凶猛了,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现象:船长、大副、水手长,以及一些清醒的人都在不断地祈祷,他们也感到船有沉没的危险。半夜时分,有一位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忽然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我听到后,心脏仿佛突然停止了跳动,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有人喊我去抽水,我强打起精神,卖力地干了起来。当听到船长的求救枪声时,我以为船要沉了,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

这时候,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生命,哪里还会有人来管我的死活,更不会有人看一下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有人过来接替我抽水,他以为我死了,一脚踢开我就不再理睬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的水越来越多,船肯定会沉的。风逐渐变小了,但船仍然不能驶进港湾。船长不停地鸣枪求救,幸运的是,有一艘船冒险前来救我们了。

营救的船放下一只小艇,艰难地靠近我们,但我们无法上去。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我们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尽量将它放长,小艇上的人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将小艇拖近船尾,船员们下到小艇上。但是风浪太大,我们的小艇已无法靠近营救船了,无奈之下,只好随波漂流,大家齐心协力地向岸边划去。

靠近了温特顿岬角后,大约过了15分钟,我看到我们的船沉下去了,这时我才懂得“founder”是怎么回事。说实话,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



时,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从下小艇那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方面是受风暴的惊吓,另一方面想到此行吉凶未卜,内心恐惧万分。

虽身处险境,但我们都非常努力。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已能看见海岸了,并看到岸上有许多人在奔跑,我想他们是在设法营救我们。上岸后,我们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款待——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回家的旅费。

当时,我如果还有头脑,就应回到赫尔市的家里,那样我一定会非常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时说的那个寓言中的父亲一样,杀肥牛迎接我这个回头的浪子。在我搭乘的那条船已沉没的消息传出后,家里人过了很久才知道我还活着。

当初劝我上船的那位朋友,现在反而比我还胆小。我们分别被安置在大雅茅斯的几个地方住宿,两三天之后我们才得以见面。交谈中我发现他的口气已经变了,他的精神有些沮丧,但还是询问了我的情况。他把我介绍给他父亲,并说我这次只是尝试着航海,以后想到更远的地方去。

听完他的介绍,他父亲严肃而关切地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灾难就是你不能做海员的预兆。”“怎么啦,先生?”我问,“难道你也不再航海了吗?”他说:“我和你不同,航海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职责。你这次尝试出海,上帝已经让你看到了未来,你若坚持一意孤行,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这次大难临头,也许正是你带给我们的。”船长接着说,“请问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向他简略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听了我的叙述后,他忽然大发脾气:“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个灾星上船?以后我决不再和你在同一条船上,就算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干!”

我觉得,沉船带来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他要在我身上发泄一下,但是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脾气。事后他又认真地与我谈了一番,劝我回到自己父亲身边,不要违背天意。“年轻人,”他说,“相信我的话,你若不回家,以后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会遭受苦难。到那时,你父亲的预言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与他分开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凭着口袋里的钱,从陆路去了伦敦。一路上我总在思考,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是回家还是去航海？

羞耻之心使我放弃了回家这个念头，我担心邻居会讥笑我，而我更羞于见亲友。

几天之后，我仍旧十分矛盾，不知如何是好。但一想到回家，厌恶感便油然而生。日子久了，对灾难的记忆逐渐淡忘，回家的念头更是日趋淡薄，最后竟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于是，我心中又燃起了对航海生活的渴望。

不久以后，我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习惯语来说是“到几内亚去”！

在以往的冒险生涯中，我从未当过水手，这真是我的不幸。其实，我本应勤快一些，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们做的工作，到时候肯定会用得上。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衣着体面、腰包鼓鼓，像一个绅士一样不参与船上的任何事务，也从不学着去做什么。

也许命中注定我会交好运，在伦敦我认识了一位船长。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在那里他做了一笔利润不错的买卖，所以决定再去一趟。他对我很感兴趣，当他听说我要出去见见世面后就表示，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可以免费搭他的船，只当是结个伴，还可以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想做点儿生意，他还会告诉我带什么东西最能赚钱。

就这样，我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还用他的船做了点儿生意，赚了一些钱。

这位船长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我听从他的话，带了一批大约值四十英镑的玩具和其他零碎货物。

在这次航行中，我跟船长学会了一些航海知识——记航海日志、观测天文现象。总而言之，这次航行让我受益匪浅，我既成了商人，又成了水手。返航时，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的金沙，大约卖了三百英镑，赚了不少钱。这件事使我踌躇满志，从而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但是这次航行也使我遭到了不幸，因为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从北纬十五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天气炎热导致的热病使我一直发高烧，说胡话。

船长回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的二百英镑寄存在他夫人那里，她是



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同她的亡夫一样待我很好。原来的大副做了船长，这是一次最糟糕的航行，在这次航行中我屡遭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一天拂晓，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突然有一艘海盗船从我们后面追了上来，我们的船张满了帆试图逃跑，但海盗船比我们快，逐渐逼近了我们。情况危急，我们准备战斗，结果船上只有十二门炮对着海盗的十八门炮。下午三点，他们赶上了我们。

他们原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我们把八门炮搬到了这一边，一齐向他们开火。猛烈的炮火逼得海盗们一边向我们开火，一边后退，同时他们船上的二百多人也一齐用枪向我们射击，我们隐蔽得非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海盗船准备再次对我们发动攻击，我们也全力应战，而这一次他们从后舷的另一侧靠上我们的船，并有几十个人跳上了甲板。海盗们一上船就滥砍滥杀，还砍断了桅索等船具，我们用枪、短柄矛和炸药包等各种武器奋力抵抗，再次击退了他们。最后，我们的船失去了战斗力，三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投降，全部被送到摩尔人的一个港口——萨累。

其他人都被送到皇帝的宫里去了，远离了海岸，而我被当成战利品，留给海盗船长做奴隶。我的境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一个商人变成了奴隶，这使我痛不欲生。这时我不禁回忆起我父亲的预言，他说过我一定会受苦受难，并会求救无门，现在父亲的话全都成了现实。

我每天都在想办法逃走，可就是想不出好办法。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根本跑不了：没有人与我合作，也没有人为我出主意。我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周围没有其他奴隶，也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就这样过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都没能实现我逃跑的愿望。

两年之后，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一次，我的主人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坐一只舢板去港口外的开放海口捕鱼，每星期至少一两次，如果天气好，去的次数更多一些。那只舢板是他的大船上的一只小艇，每次出港捕鱼，他总让我和一个名叫马利司科的摩尔小孩儿替他摇船。我们两个人颇得他的欢心，而我也很擅长捕鱼，因此有时他就只叫我与



他的一个摩尔族亲戚和那个摩尔小孩儿一起去替他打鱼来吃。

有一次,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我们出海去打鱼。忽然海上升起浓雾,我们只划出一海里多就看不见海岸了。当时,我们已辨不清东南西北,只得拼命划船,划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才发现划错方向了。我们划向了外海,离岸至少约六海里。最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儿,冒了很大的危险才平安抵岸。

这次意外给主人提了个醒,他决定以后得小心行事,出海捕鱼时带上指南针和一些食品。在他夺取的我们的那艘英国船上,有一只长舢板,他命令他船上的木匠在舢板后面做一个像帆船那样的小舱。舱后留了一些空间,可以容一个人站在那里掌舵和拉下帆索,舱前也有一块地方,可容纳一两个人站在那里升帆或降帆。长舢板上使用三角帆,帆杆横垂在舱顶上。船舱矮小而舒适,可容纳两三个人睡觉并能摆下一张饭桌,桌子里有一些抽屉,里面放上几瓶他爱喝的酒和饮料,还有他爱吃的面包以及咖啡之类的食物和饮料。

从此我们经常坐这只长舢板出海捕鱼,因为我的捕鱼技术高超,所以每次都缺不了我。有一次,他与当地两三位颇有地位的摩尔人约好要坐我们的长舢板出海游玩捕鱼。头天晚上,他预备了很多款待客人的酒菜食品,还吩咐我从他的大船上取下三支短枪放到舢板上,并把火药和子弹准备好。看来除了捕鱼外,他们还想打鸟。

按照主人的吩咐,我准备好了一切。第二天早晨,我就在舢板上专候贵客的光临,不料只有主人一个人来了。主人对我说,客人因为临时有事,改变了出海游玩的日期,但他们要来吃晚饭,所以要我跟那两个摩尔人去打点儿鱼来,用来招待客人。并且他还特地吩咐,打到鱼就立即送到他家里。本来我确实准备照他的吩咐去做,但一丝争取自由的希望突然在我心里萌发。主人一走,我就着手准备起来,当然不是准备去捕鱼,而是准备远航。虽然我没有想好去哪里,但重要的是要离开这里。

我借口对那个摩尔人说,我们不当擅自吃主人的面包,得自己准备点儿吃的东西。他听从了我的话,就拿来了一大筐当地的甜饼干,又弄了三罐子





淡水，一起搬到舢板上。我知道主人装酒的箱子放在哪里，看那箱子的样式，显然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战利品。我趁那个摩尔人（大家都叫他莫利）上岸去的时候，就把那箱酒搬上舢板，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看上去就像原来一直放在那儿似的。同时我又搬了六十多磅蜜蜡放到船上，还顺便拿了一小包粗线、一把斧头、一把锯和一把锤子。这些东西对我都非常有用，尤其是可以用来做蜡烛的蜜蜡。我突然又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于是说：“莫利，我们主人的枪在船上，你去弄点儿火药和鸟枪弹来，我们可以打到水鸟，我知道主人的火药放在大船上。”“好，”他说，“我去拿些来。”果然，他拿来一大皮袋，约有一磅半重的火药，可能还要多些。另外，他又拿来了一只大皮袋，里面装着鸟枪弹和一些子弹，也有五六磅重。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到舢板上。

同时我也找到了一些主人放在大船上的火药，我从箱子里找出一个大酒瓶，里面的酒所剩无几，我把酒倒入另一个瓶中，在空瓶中装满火药，一切准备好了之后便出发了。我们出港不到一海里就下了帆开始捕鱼。倒霉的是突然刮起了与我希望相反的东北风，假如刮南风，我就有把握把船驶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可以划到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的斯海湾。但我决心不管怎样都要先离开这个鬼地方，以后发生什么情况，只好听天由命了。

开始钓鱼时，没有什么收获，即使有上钩的鱼，我也不能钓上来，免得让那个摩尔人看见，于是我假装失望地对摩尔人说我们得走远一点儿才能钓到鱼。他同意了，他把帆张了起来，我在船尾掌舵。我们把船驶出了约三海里，然后停下船准备捕鱼。我把舵交给摩尔小孩儿，自己向船头摩尔人站的地方走去。我弯下腰，装作在他身后找什么东西，趁他不注意，一下子把他撞到海中。但是这个摩尔人是一个游泳高手，很快就浮出海面。他向我呼救，求我让他上船，并说他愿追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在水里像鱼一样，游得极快，而这时风不大，小船行驶速度很慢，他很快就会赶上来。于是我跑进船舱，拿起一支鸟枪，我把枪对准了摩尔人，对他说如果他不上来我就不伤害他。我说：“你游泳的本领很好，你完全可以自己游回岸上去。现在海上风平浪静，你赶快回去吧，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如果你不同意，必死无疑！我已决心逃跑，争取自由了。”他立即转身向海岸方向游去，我毫不怀疑，他能安全抵



岸，因为他确实是一个游泳高手。

本来，我想把小孩儿淹死，带上那个摩尔人，可我不敢信任他。我曾说过，那个摩尔小孩儿名叫马利司科，但大家都叫他“佐立”。那个摩尔人走后，我就对他说：“佐立，假如你忠于我，我会使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人。如果你不向穆罕默德起誓，我也会一样杀死你的。”那孩子冲着我笑了，并发誓忠于我，愿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说话时的神情天真无邪，我相信了他。

那个摩尔人在大海里游着，我们的船还没有驶出他的视线范围。我故意让船逆着风，径直向大海驶去，这样他就会以为我是驶向直布罗陀海峡。谁也不会想到，我们是驶向南方野蛮人出没的海岸，因为在那里还来不及上岸，陌生人就会被黑人部族杀害。即使上了岸，不是被野兽吃掉，就是被更无情的野人吃掉。

在傍晚，我改变了航向，船向东南偏东方向驶去，这样船可以沿着海岸航行。这时风势极好，海面也平静，我张满帆让船疾驶。以当时船行速度来看，我相信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就能靠岸，到那时我已经在萨累以南一百五十英里之外了，远离摩洛哥皇帝的领土，那里不是任何王国的领地，而且根本没有人。

因为，我被摩尔人吓坏了，我不能再落入他们的手掌心。当时顺风顺水，我们的舢板不靠岸，也不下锚，一连走了五天。风向渐渐转为南风，我想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放弃寻找我们了，于是我大胆地驶向海岸，在一个小河口抛了锚。我不知道纬度多少，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四周一个人都没有，我也不希望看到什么人，我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淡水。我们在傍晚时分驶进了小河口，决定天黑时去观察一下岸上的情况。但一到天黑，我们就听到各种野兽的咆哮声，不知道那是些什么野兽，真是可怕极了！佐立吓坏了，他哀求我天亮后再行动，我说：“好吧，佐立，我不去就是了。不过，说不定白天会碰见人，他们对我们也许比狮子对我们还要凶呢！”佐立笑着说：“那我们就开枪把他们打跑。”佐立能用英语交谈，虽然发音不太准确。我从主人的酒箱里拿出酒，倒了一点儿给他喝，让他壮壮胆子。我也觉得佐立说的话有道理，就没再坚持，于是我们下了锚，在船上静静地躺了一整夜。